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六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魯與邾莒之怨

公羊傳桓公七年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杜氏以焚為火田咸丘為魯地與二傳不同　公羊傳莊公二年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邱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氏謂於餘邱國名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

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

禮記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檀弓

左傳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辭也使若他人

然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十四年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

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根牟鄭郝杜氏皆云國名公羊皆云邾邑

十年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也

成公六年取鄟言易也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穀梁傳鄟國也

八年聲伯如莒逆

也 十八年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四年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禮記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檀弓

左傳五年春公至自晉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

命于會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八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十年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

鍾以為公盤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十三年　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公羊邿作詩　十五年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

公族大夫虞邱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穀梁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

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

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公羊傳邾

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公羊傳二十三年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二十八年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

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主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國語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鮒

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為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

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辠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辠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四年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郊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

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来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兹来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湧泉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来奔者不言出及防兹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来也以地来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

薳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十年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

好禮也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十八年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

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地曰道下過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

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

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公羊傳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

夫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

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其辭深湛大義炳然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宫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

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来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

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顔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

之也。為文遊戲三昧令人解頤可謂滑稽之雄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公羊傳三十二年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左傳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

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何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此邾事之訛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

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来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

章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内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

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

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

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

十年春邾隱公来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吴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二十四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春秋之世小國名見者邾莒為彊魯隱公元年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伐邾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入極八年及莒人盟于浮来魯於邾也先盟而後戰於莒也

先爭而後盟二國之勢俱非下魯者要盟不信此魯與邾莒之怨世相尋也齊桓公之世邾儀父進爵稱子在位永久能從霸令賢於莒子矣僖公元年偃敗邾師酈獲莒挐夫邾既同盟于檉莒亦比年結好一旦而興兵構怨者何也邾匿姜氏莒匿慶父二國黨惡其敗其獲春秋大之自是以後世為仇讎取須句戰升陘則邾讎魯矣伐莒取向則莒讎魯矣臧孫救鄫戰于狐駘則邾莒交讎魯矣邾固無道往年一用

鄫子一戕鄫子邾鄫世怨也乘釁必動莒何為哉將助邾以撓魯耳鄫不滅於邾而滅於莒晉不討莒而討魯莒益得志比歲伐魯魯滋不堪控於大國晉平公新立而會溴梁二君俱執魯人之志申矣然是會也命歸侵田也入春秋以來魯之取於邾者多矣僖公取訾婁文公取須句宣公取根牟取繹取鄟襄公取邿今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割地以還邾邾又何辭晉刑已頗邾伐魯鄙故邾悼嗣立復有督揚之

辱也莒人既平之後邾亦來朝數年之內魯與二國之怨漸釋然自是以降魯之政逮於大夫矣政在公則其爭在上政在私則其爭在下鄆近於費季氏所利而莒魯之怨復起漆閭丘叛季氏受之而邾魯之怨復起於是既利其土遂蓄其賊莒之牟夷邾之庶其畀我快黑肱踵接而至魯盡納之魯有季孫邾莒之逋逃數也其何以堪哉虢之會莒人愬晉而叔孫豹執平丘之會莒人再愬晉而季孫意如執武城之

役邾人愬晉而叔孫婼執幸有兩叔孫再不辱命意如之逃貽社稷羞讒慝弘多晉之覇討亦豈能終乎至乎定哀之世公室益卑征伐會盟自三桓出魯幾無君矣魯之弱也大國是因於是晉定哀齊景亡矣晉齊不足恃魯將倚吳以為重於是會于柤會于鄫吳魯合矣鄫之會公親受盟邾人與焉口血未乾魯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曩者定公薨邾子奔喪其事魯也恭矣無何而仲孫伐之既

而三子共伐之取漷沂之田而後盟于句繹乃猶無厭明年復圍之城邾瑕而地歸三家五六年間伐邾之役或三卿並將或三子迭出取城圍都大夫既快其欲而入邾之役乃强公使親行獲則三家共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也吴師來問為城下之盟辱國已甚而三子不顧矣始定公之及齊平也會于夾谷盟于黄會于牽齊景公之卒哀公使叔還送葬歷十餘年二國無相害也齊悼初立取魯讙闡左氏曰為

季姬也公羊氏曰為邾子益也或曰往賂或曰來取事雖未聞然姬為齊婦益為齊甥魯人執其甥而通其婦齊能無辭乎魯自萊門之盟遂與吳合故吳魯協謀伐齊鄎之役齊人喪君艾陵之戰國子授首齊人弗能報也夫魯困邾者也齊與吳救邾者也同好者合謀則齊當會吳以伐魯何魯反會吳以伐齊吳之視邾末矣其救邾也得魯即止非深以怒魯為志也齊之視邾亦末矣其取讙闡也因魯之難非深以

救邾為事也邾益之奔忽魯忽齊旅人之瑣瑣也然而吳人廢之齊人納之魯得以間齊矣吳伐齊齊不能報而伐魯魯則告於吳曰齊之伐我以吳故也吳人怒而出師艾陵戰勝魯之德吳益深於是會橐皐會黃池而吳霸成焉究其始惟是三家之私怨邾魯之小隙遂不憚崇吳而毁晉無異唐祖之稱臣突厥石晉之父事契丹也自是魯亦弗支利歸私家而禍貽公室三桓之子孫又奚能久乎彼邾也以蕞爾小

國弗克睦鄰敦好而構怨於魯怙恃其彊然而國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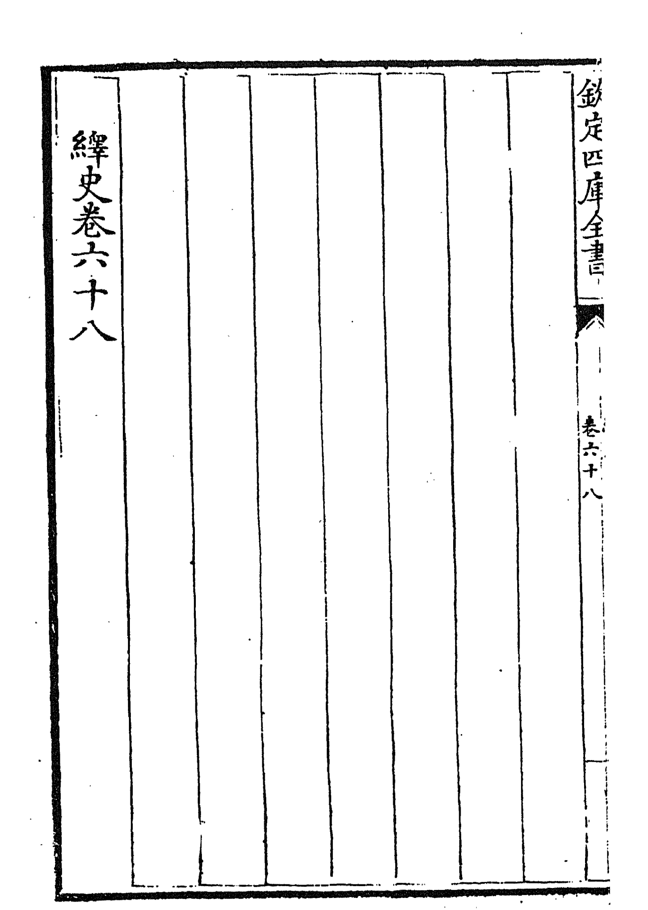
君因樓臺㹀棘二子不終其國滋削彊亦安可怙也

彼莒也以蕞爾小國弗克睦鄰敦好而構怨於魯黷

武以逞然而國亦多難春秋二百餘年其君七見而

内弑者二外奔者三其大夫五見而内殺者一外奔

者二庚輿以下微不復見武亦安可黷也



繹史卷六十八

繹史卷六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五令尹代政

左傳襄公十四年 楚子囊還自伐吴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呂氏春秋荊人與吴人將戰荊師寡吴師衆荊將軍子

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劒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此與左傳不合

左傳十五年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

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懐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說苑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邱秦楚患壺邱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

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轂城楚獻晉賦三百車韓非子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左傳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

暑闕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

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
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
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
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
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
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

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臧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

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左傳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

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

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因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

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禄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國語湫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有辠而亡康王以湫舉為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壁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

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

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燮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昔雝子之父兄譖雝子於恭王王弗是雝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雝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

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雖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吴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吴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於今為患則申公巫臣

之為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

其室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左傳二十七年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楚康王在位十五年而令尹五代其政子囊共王所用也當先王之世伐陳侵宋克有成勞及康王嗣位伐吳之役介冑未釋而死志衛社稷故君子稱其忠子庚嗣位號為得人未幾而卒子馮辭位及子南罹罪復用子馮而子木終繼焉囊也庚也南也皆莊王

子也馮也木也皆公族也中惟子南以𪧐寵見殺餘四子者克堪其任楚既多材同姓尤顯其法則親疏參用賞罰互行執法者一干國憲立加重典是以臣無怙寵政枋不至下移也純門不競子庚息師舒鳩不叛薳子受盟寧惟是狃安習便無意於謀國乎伏處觀時將以有待而動也有午與馮秉政於前有子木繼政於後而又來然丹於鄭國復湫舉於晉都濟濟充庭咸稱國士故康王以楚之弱主諸臣盡得其

用卒能弭兵息民南北分覇諸夏入朝雖時勢使然要亦官人之明驗也

繹史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七十至七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龔提身

謄錄監生臣黄鑫

繹史卷七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齊崔慶之亂 靈莊 叛晉

左傳宣公十年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已上崔氏出奔

成公十七年齊

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来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来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

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家語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師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十八年齊為慶氏

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内宫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宫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来奔王湫奔莱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已上慶克之難

襄公二年齊侯伐莱莱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莱莱恃謀也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巳上靈公滅萊　十年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

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

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

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隂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兹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

公琴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史記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公羊

傳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曷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十九年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帛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茍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令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已上同圍齊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邱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

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

師臨衛于軍 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二十一年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已上崔杼立莊公

邱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隷新然二子者譬

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晏子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仁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

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仁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

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左傳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率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史記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先救後次非救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晏子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於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

賔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賔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陳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

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上則無父中則無夫

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遂赴淄水而死 古今注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琴操杞植死其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左傳二十四年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會于夷儀將以

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

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已上莊公伐晉

晏子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

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債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此其

道也已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禄其晏子可謂廉矣

左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孫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

舉州綽郉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韓詩外傳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即傳稱申蒯者也說苑作邢蒯瞶　新序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晏子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晏子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内外盟者皆脱劒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

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

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説苑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

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師曠論衛人出君意同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秋七月巳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已上崔杼弒莊

公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茍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

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

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
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
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
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
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

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来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来讓奔吴吴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韓非子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晋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

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

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以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昭公三年齊侯田于莒盧蒲嫳

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呂氏春秋

崔杼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扶崔杼之子令之爭崔杼之子相與私鬨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蒲嫳興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慶封以其屬鬭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荊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

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通叙闕明已上崔杼慶封之敗　穀梁傳七年叔孫婼如齊莅盟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嗚呼好寵者亂好戰者危齊以崔慶之寵間高國之命卿國所以三世不靖也其君黷武好勇叛伐盟主靈莊所以弗戢自焚也崔出自丁慶出自桓皆以公族而居微秩杼以惠公之寵高國畏而逐之雖禍亂未彰史稱無罪然而防微杜漸國之幸也無何而慶

氏張崔氏入矣聲孟子者靈公之母慶克淫亂罪同
僑如公受其譖而刖鮑牽逐高無咎國佐義忿又復
見殺信讒慝而專刑戮靈之不明也慶克雖死杼封
益進國之患何有極邪齊自袁婁受盟以來恪從霸
令及靈公嗣位當晉景厲悼之世伐鄭伐秦唯晉命
是從會于沙隨于柯陵齊侯未嘗不親至也于雞澤
于戚于戲于柤于亳城北于蕭魚世子光未嘗不同
盟也于鍾離于虛朾于鄬于戚于邢丘于向卿大夫

未嘗不從事也伐鄭之役齊先以世子而先滕薛之君晉悼公越禮以躋其班次可謂崇矣俄而構釁魯國不恤同盟四年之中而六伐其鄙四圍其邑葢是時晉悼卒矣中國無霸齊環倍棄同好怙險以自逞也於是諸侯莫不痛心疾首徵會致討十有二國之君合志同心沈璧誓河不啻鳴鐘鼓而揭鞀鐸故特書曰同圍明乎天下之公惡春秋之義戰也四鄙蹂躪國幾滅亡非諸侯之敗齊齊實自敗耳公又不道

廢嫡立庶崔杼迎立亂從中作公之所為後嗣計者於母無魯成之明於子無仲子之智幸而獲没奚以靖國哉士匄來侵聞喪而還晉之於齊始終有禮矣莊公嗣立尸戎子執公子牙殺高厚醢夙沙衛所以謀安其位者汲汲焉如將弗及而崔慶在側若不聞焉澶淵受盟豈果捐怨修好感於晉之不伐喪乎抑亦亡層棄輔雖欲不受盟不可得也商任沙隨漸窺晉隙尚勇恃力納叛人以伐盟主葢自為世子時屢

與大國之盟習見諸侯之事故敢肆志輕晉料敵制勝自以為恢恢天下雄爾衛郊不寧莒人告變諸侯方貳晉亦無如齊何乃用師不息勞民動衆賊臣市主內蓄逆志而外收兵權莊公曾不知也迨賜冠禍構撫楹難作登臺三請冀或得免氣餒於崔子而勢屈於侍人所謂螗蜋捕蟬而黃雀又伺其後以視扣馬進諫抽劍斷鞅時何智愚勇怯之不侔邪莊之為莊猶靈之為靈耳杼也弒莊以說晉援立嗣君大宮

為盟不惟無弑君之罪而且有立君之功不惟無諸

侯之討而反得大國之助晏嬰仰天而歎亦莫如之

何也崔慶為黨固未易圖乃崔子内亂而慶封乘之

崔慶離而崔氏孤矣崔氏滅而慶氏益用孤矣盧蒲

嫳構之而崔子誅盧蒲癸與王何構之而慶封亡齊

人除兩大逆曽不旋踵豈其太公之徳在人抑亦晏

嬰陰相其成討亂者咸知有濟是以嫳攻崔氏而國

人助之癸與何攻慶氏而欒高陳鮑又交助之也天

道有知奸回弗宥崔杼三子皆死而不免一身之縊慶封聚族皆奔而不免朱方之誅弑逆之徒何克長世為亂者可以止矣

繹史卷七十